



孩子看起来有多坏 他的心里就有多痛

□树辉

面对孩子突然间的变化，很多父母会束手无策。

比如一个孩子到青春期突然变得叛逆，一个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孩子突然不想上学，甚至一个一直听话、懂事、孝敬老人的孩子突然沾染上了坏习惯，变得让全家人都难以置信。

你可能会问：“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？”小强（化名）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不妨一起看看他的故事，体验一下这个突然变化的孩子心里的痛苦。

小强两岁时他的父母离开老家去大城市打工。爷爷早逝，只有奶奶拉扯他。父母打工的地方离老家有三四百公里，只能两三个月回一次家。后来夫妻俩有了一点积蓄，转行卖早餐，两人各自推着一辆早餐车，守着一个繁华地段的公交站点，他们的早餐做得很实惠，很受大家欢迎。

转眼间小强上了小学，和其他孩子不一样，他懂事特别早。他们住的地方有时还要挑水，小强让爸爸给他从城里捎回家两个小桶，每当奶奶挑水的时候，他就跟在奶奶后面，全村人都夸他是个懂事的好孩子。

在父母的印象中，他们回家后，每次小强都很高兴，他们离开时小强也从来不哭不闹，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，妈妈流下了眼泪。

一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，小强的父母在城里开了一家快餐店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小强该上初中了，父母决定把他接到城里。小强知道这个消息时显得并没有多开心，他只是问了一句：“奶奶去吗？”奶奶摇摇头，她舍不得家里的老房子，虽然他们做了半天工作，奶奶还是决定留下来。

小强临走的时候给奶奶的缸里挑满了水，给奶奶劈了好多柴，还从好朋友家给奶奶抱来了一只小狗。临上车前，小强一遍一遍地嘱咐奶奶要注意身体，按时吃饭，按时吃降压药。不知为什么，父母在一旁看着孩子如此懂事儿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他们感到一阵心酸。

本以为到城里，小强学习会更加用功，他也会更加懂事听话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初一上了不到一学期老师就把他的爸爸请到了学校，听着老师的种种描述，爸爸气得浑身发抖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小强开始迟到早退、去网吧、谈恋爱、结交高年级的坏孩子、抽烟喝酒……回到家后听爸爸一说，妈妈也很震惊，夫妻二人面面相觑，他们难以置信，这还是那个听话懂事的小强吗？

为了管教小强父母用了各种办法，可是没想到小强非但不听，反而顶嘴，父亲被逼急了，有两次动手打了他，他会像疯了似的还手。过了几天，

小强彻底不上学了。爸爸没办法，只好把奶奶从老家请了过来。一开始奶奶说的一些话小强是能听进去的，可是渐渐地，他连奶奶的话也不听了，有一次竟然因为抢电视的遥控器，把奶奶推倒在地。

小强是被父母和奶奶硬逼着来到咨询室的。他斜靠在沙发上，一只耳朵里塞着耳机，一副世界和我无关的样子。奶奶在一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，老人很伤心，自己的孙子从小懂事听话，这才半年多没见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。

小强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？是天性使然？是周围环境的影响？这些都有，但都不是重点。重点在于小强从小没有被父母爱过，等他到了青春期，又没被父母尊重过。他呈现出的所有坏行为都是在表达对父母的攻击。

你可能会说：“这不对，他还有奶奶，奶奶是爱他的，父母回家时他不是一直表现得都挺懂事、挺听话的吗？”从心理学视角看，谁的爱也代替不了父母的爱，小强的懂事听话正是建立在小时候被父母舍弃的基础之上的，这种懂事和听话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配得感。

那时的小强心理状态是这样的：“我身边没有爸爸妈妈，只有奶奶，我要把奶奶照顾好，不能惹她生气，不然我就没有亲人了。”

小强在一天天长大，爸爸妈妈的生意也越做越好，这时候他们想把小强接到城里，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征求小强的意见，如果小强能同意，那很好，他们会和小强一起适应，如果不满意，那就尊重他的意见。

对于很多青春期的孩子而言，最糟糕的是他们不但小时候没有被爱过，长大后还没有被父母尊重过。父母为了弥补在孩子小时候留下的缺失和遗憾，会一厢情愿地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，他们以为这样就是爱孩子了，然而他们没有想到，在孩子没有做好准备时，他们这样做，只会对孩子造成二次创伤，这样的创伤修复起来更难。

家有青少年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父母都应该建立起一个和他们相处的框架。我们应该反思：自己在孩子小时候有没有给他足够的爱，现在有没有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。其实，不仅仅是亲子关系，亲密关系也是如此，在家庭关系中，爱和尊重是我们可以在一起相处的前提。

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，就需要尝试着把缺失的爱和尊重一点点找回来。这需要一个过程，可能一开始会有些艰难，但是只要找准方向，一点点地去尝试，你就会发现，自己和对方都在这样的关系中得到了滋养。

（作者为实战派心理咨询师，树辉心理创办人）

【微感情】

□张世勤

数次回村，发现一个现象，村里有一堆岁数上了八十的老人，他们除在听力、视力、咬力、行动力等方面能力有所下降之外，其他似乎皆无毛病，大多精神矍铄，思维清晰，面容生动，谈笑风生，相聚相谈，其乐融融。比如我母亲，84岁那年，身体状况其实很好，却执意要回到乡下，做回归故土的准备，跟个孩子似的，谁也说服不了。回家后转眼十二年过去了，依然生活能够自理，挂念孙辈，操心东家长西家短。我姨，也就是她的姐，今年七月份刚过完100岁生日，开始了101岁的人生旅程，还不忘捎信给我母亲，希望姐妹俩能够再见面叙聊。

我姨90多岁时，还常常跟着广场舞队伍喜滋滋地摇摆，并从街上的缝纫铺里搞来一堆布头做成各种布艺，并把广场舞当市场，每年换得数千零钱。她的年龄已快追平我102岁时去世的姥姥。当年，我姥姥更是以90多岁的年龄，养着猪，喂着鸡，蒸馒头供着重孙上学。

但这并不是说，村里没有丧事，倒是有时丧事是一个接一个。只是在这些离世的人当中，老人并不占多数，而是50多岁至70多岁的这拨人居多。按说，他们的上一代，生活资料匮乏物质短缺，才应该是早早累垮的一代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50多岁至70多岁这个年龄段的，相比他们的上一代，应当算是赶上了好时候，早年虽然也受过一点苦，但很快日子就有了让人想象不到的变化，餐桌上细粮充

足，还有机会下饭店；耕作有机械，出门有车辆，兜里也有余钱；从有了电视到今天的智能手机，他们充分享受到了物质文明的飞越发展。

但他们这一代的寿命却似乎出现了点问题。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那时的乡村虽说是贫瘠的，甚至是有些原始的，但天是天云是云，山是山水是水，树是树草是草。一到春天，漫野花开，蚂蚱蹦，蝴蝶飞，青草长，泥土的气息十分纯正。一场春雨落下来，所有植被都是水灵灵的，不见一点杂质。树林里会冒出蘑菇，山坡上会生出地衣，水塘边会长出谷荻，鱼多虾肥露珠美。一到夏天，大雨一场接着一场，蛙鸣蝉唱，入夜星空。秋天，收庄稼，割青草，看白云。冬天，摸家雀，烤火炉，听故事。但这样的情形很快便没有了，庄稼从只用农家肥到用化肥到用各种肥；圈里的猪和院里的鸡长得更快；田野里没有了草，菜地里没有了虫，地堰上没有了蝶；井里的水，突然做不成豆腐了；河流从原本的四季河，到季节河，干脆到了断流河。喝劣质酒喝大的男人，无论白天或夜晚，随处可见。

关于长寿，单纯住得好，没用；单纯吃得好，没用；单纯玩得好，没用；单纯体力活少，没用；单纯锻炼，没用；单纯有钱，没用。

所幸的是，最近这十多年，国家加大了对生态的恢复和环境保护的力度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那些无序透支资源的做法，已经逐步停止，一幅环境友好型、资源节约型的蓝图正在铺开。

也许，梦中的村庄就要回来了。

【心之路】

□杨志艳

时光是一张分秒不漏的网，打捞着人世间形形色色且纷纷扰扰的众生相。

人的一生总是与得到和失去相伴，与高潮和低谷为伍。人又是群体的动物，所以就命中注定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达到“采菊东南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至高境界，更不用说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般的超然脱俗。亚里士多德更是在《政治学》中说道：“离群索居者，不是野兽，便是神灵。”人有社会属性，又有自然属性，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准则，也会不自觉地受他人言语和眼神的影响，科学家研究认为：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，所以出门在外时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。

犹记得有一回下班，我匆匆忙忙地走下楼，出了大门后只顾把头呈45度方向朝上瞅，以便确定天空到底有没有下雨，心里不忘盘算要不要折回去拿伞？完全没有留意脚下的台阶，等到自己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，脚早就不听使唤地迈了出去，眼睁睁地看着调整或收回脚步已成枉然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当然是重心不稳摔了一跤。待到自己爬起来，理了理凌乱的衣服，身边的同事目睹后热心地帮着拦了一辆的士回家。进入家门经仔细察看，发现脚上的小拇指处有一点儿肿，于是我就找来了一瓶红花油轻轻地涂抹。翌日，清晨起床走路有点儿跛，想着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原则，我没有请假，径直搭乘了一辆车去上班。

当我一瘸一拐地来到单位，平时轻轻松松就能上二楼的我，此时看着台阶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二楼变得那么遥不可及，于是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蹭到了电梯口，准备搭乘电梯上楼。此时电梯口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的人，要知道这整栋楼入驻着各个单位，所以仅有的两台电梯都比较抢手，每天清晨上班的人与前来办事的老百姓也很多，大家都耐着性子等待。好不容易有一台电梯数字清晰地显示了“1”，只见门口的人如潮水般涌了进去，我也跟着进入，勉强挤到了一个空地儿支撑站立着。眼见电梯边的人开始按楼层了，我瞅见立马说：“请帮我按个2”，话音刚落，电梯里有个人扯着嗓子

大声嚷道：“二楼两步就走上了，你还来跟我们抢电梯？”我冲那个对自己不友好的人客气地点头，眼睛的余光不忘去搜寻“2”，所幸还好，别人已帮我按了，礼节性地脱口而出一个“谢谢！”随着电梯关门然后迅速上升，缓解了我的尴尬，而且电梯也很快地停在了“2”这个令人望眼欲穿的数字上，我稳住身子挪了出去，电梯门在我跨出去的瞬间再次关闭，轻吁一口气，我慢慢地挪向自己的工作档口。

事实再一次证明，“我踩到荆棘，才晓得它们不是花朵”。受伤后乘电梯的经历让我想起了马可·奥勒留在《沉思录》上写下的一段话：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，不是事实。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，不是真相。其实早年鲁迅也曾经说过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。每个人都偏爱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，所以人有时候也难免徒生一种“落花不解伊人苦，谁又怜惜伊人情”的惆怅之感。

就好比在天寒地冻之时所有的疏枝黝黑，硬朗得如铁一样伸向天空，曾经葱郁的叶子被风卷得枯黄，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冬天的序章里，掉光了叶子的树只剩下枯瘦的枝丫，高高悬挂在凛冽的空气里，浑身都透着孤寂与冷清，这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它已归去，它只是冬眠了而已，待到春回大地，百花齐放之时，干枯的虬枝就会顾盼生辉、无穷曼妙了。人在四季的轮回里又何尝不像是这世间的树呢？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，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，无论受过多少伤，心情是多么沉重，都要咬紧牙关坚持住，因为太阳落了还会升起，那些倒霉不幸的日子终将过去。人只有经历过一番摸爬滚打后才会明白：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可以抚慰一切的伤痛，美好的明天总会在某个不期而至的日子里和你琴瑟和鸣。

没有哪一个人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，除了学会自愈自洽，也要学会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徐静 美编:陈明丽